

诵可亲的经典 做有根基的人

余耀

问 1：科技日新月异，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已普及，我们还需要背诵吗？直接从电脑中或网络调用，不就可以了么？

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我想我们的“诵读”工作很难深入开展下去。我们对于知识有一种误解，认为它只是一种物品，是可以从一处搬到另一处的。比如从书本里搬到人的头脑中，以为这就是学习。的确，现代科技发达了，电脑的储存记忆能力相当惊人，知识可以储存于电脑之中。但是，电脑之中的“知识”只是“知识”，而我们要把“知识”转变为“智慧”才行。还是打个比方吧，“知识”是粮食，“智慧”是美酒。“美酒”的酿造离不开“粮食”，但“粮食”也绝不能替代“美酒”。粮食必须经过发酵，产生变化后才能成为“美酒”。这个发酵变化的过程，其实就是我们运用知识，生成智慧的过程。所以，科技越发达，我们越需要自己的智慧，因此也越需要诵读经典。

问 2：我们的课本上已选了将近 70 首古诗词，还需要读诵其他经典吗？

古诗词是经典，但经典不只是古诗词。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上下五千年，丰富的历史文化，造就许多“传世经典”。所以我们可读的经典还很多很多，诵读诗词只是入门而已。另外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人在 6—13 岁时记忆力是最好的，这个阶段“记性”强于“悟性”，因此，在这个黄金时段，多读多诵多记多背些对一生都能受用的经典很有必要，而且也很容易背诵。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说法：“13 岁前应这一生该读的书都吸收进去，然后再如牛反刍一样，用自己一生的经历与阅历去消化、吸收，把生活的知识转化为人生的智慧”。这对人的精神滋养有很大的意义。

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背诵这一简单的方法，也不要忽视 6—13 岁这一人生中最重要阶段。只要每天坚持 15—20 分钟，我想这会对你的一辈子都会产生深远影响的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看有关扬振宁教授的成长事迹，相信你会赞同我的这一看法的。

问 3：如今也有学者反对成人与少儿“读经”，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“思考”与“创新”，而

不是从先人那儿接受束缚思想的“包袱”。

这种情况确实有，而且呼声不小。我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的。首先是对中国传统的定位。“传统文化”与“文化传统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“传统文化”中是有不少不合时宜的东西存在，但“文化传统”的精神却不可缺失。孔夫子常被人苛责，认为他“述而不作”，其实夫子“删读书，定礼乐”作在其中，他选什么，删什么，改什么，本身就体现了他自己的创见与自己的思考。说到“创新”，在商汤时代，就有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铭鉴，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创新精髓。我们不能狂妄自大，也不能妄自菲薄。历史的积淀可能是历史的包袱，它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但也可以转化为历史的经验与智慧，启发着下一代不要重复前人的“弯路”。我们都知道牛顿有句名言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会看得更远。”我们站在五千年丰厚的积累上，不是能看得更远吗？

其二，师古而不泥古，才是文化传统的精髓。佛门中有句话“迷时法华转，悟时转法华”，儒家有“我注六经，六经注我”的境界之别。你能说这不是提倡独立思考，注重自我的例子吗？

问4：这是重蹈覆辙，是开“历史的倒车”吗？

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曾有两次反对“读经”的呼声最高。第一个是“五四”时期，那时“反对读经”是为了寻求能解决国家衰败，维新图强的途径。结果是普及了教育，同时也斩断了文化的根脉，变成了子孙读不懂祖先留下的书，无法传承先人的文化与智慧。所以老辈们如唐德刚先生在反省“五四”运动得失时，也有过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；第二个是在“文革”时期，那时有所谓“破四旧”之说，目的是想砸烂一个旧社会，建设一个新中国。但是事与愿违，空前的浩劫，让中国文化有遭重创。不仅是文献的毁失，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背离，乡愿之风盛行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人的“士”气不振。我们今天重新捧起经典，除了积累优美的语言之外，还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去承接它所负载的文化内涵，铸就“正直向上”的个性，也就是孟子所讲的善养“浩然之气”。

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确有糟粕，但文化传统的精髓不能一齐抛弃。此外，我们诵读的大部分是“元典”，是中华文化的本源，而非后世为帝王将相所利用的权谋策记，古语云：“正人用邪法，邪法也正；

邪人用正法，正法也邪。”我看，关键是在塑造人，成大器大用之才具。所谓“德才兼备”，再加上个“量”字，有德有量，假以时日，必有才用。少年时代是成就“大器”的最佳时期。有了这样的胸襟与眼光，必然不会重走旧路，而是更加志求创新。以古鉴今，谏往知来。历史的经验，也是的历史智慧。

问 5：现在全国有许多机构开展了青少年诵经活动，请问“亲近母语”的经典诵读与“读经工程”有什么不同？

近年来，国内确实掀起了一股“读经”的热潮，各种推广机构也很多。可以坦言“亲近母语”的诵读不是最大、最好的，但我们有自己的思考，力争在诵读的操作层面上有所建树。我们将“诵读经典”和“阅读名著”、“朗读美文”形成一个阅读体系。

“亲近母语”的诵读活动首先是选取诵读内容上与目前国内诵经活动有所区别。我们选取的首要标准是语言的经典，因为毕竟我们是立足于母语教育的出发点思考的。我们不是局限于传统的儒学四书、五经，而力求让学生早些接触一些语言生动活泼的蒙学语言经典，所以我们有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和对联及诸子言选，其中有些甚至是些宗教的经典。这些选文，是基于我们对诵言的可诵读性考虑的。我们提出“诵可亲的经典”，“可亲”是让孩子觉得亲切，能亲近，乐于接受。

当然，中国历代标榜“文以载道”，讲求“文道统一”，因此，许多语言上的经典，也是道德训诫上的典范。不过，我们仍然不主张，让学生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。我们只想在 6—13 岁这个人生记忆黄金时段，“吞食”一些有营养价值的“文化粮食”，至于消化吸收，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与个人的经历与阅历有很大的关系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《老子》虽然只有区区五千言，可历代评注老子的文章可止千万言，但是否都符合老子的本意呢？这很难说清楚，或许是各个人心目中的“老子”吧，西方有学者认为阅读的本义在于“误读”，这种赋予文本新的含义的解读，是阅读个性的体现，也是读者思考的结果。孟子也说过：“尽信书，不若无书”，他也主张不唯书，而要独立思考。

问 6：“亲近母语”诵读的内容有哪些呢？选编思想如何？

上面我们提到“亲近母语”诵读的经典首要是语言上的经典，所以在诵读活动的开始我们安排了朗朗上口的童谣，进而诵读《三字经》。对于《三字经》我们选了十六个经典的片断，淡化它的训诫内容，而重点在音韵与可读性上，让孩子觉得可亲、可近，有趣味、有意思。接着我们精选了唐诗、宋词与元曲中文辞经典，意境优美的精品进行诵读。我们还注意到汉语中“对联”这特殊现象，请专家在《笠翁韵语》的基础上，删、增、修改，新编韵语、联语，让孩子在朗朗书声中，感受音韵的美妙，为语感的培养打下一定基础。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等传世经典我们采用选取精彩语段和元典切片的方法，让学生涵泳玩味。所谓“精彩语段”是撷取经典之中流传最广的语段进行诵读；所谓“元典切片”是选取相对完整的章节进行诵读，比如《论语》中我们重点选了《学而》、《为政》、和《里仁》三章，因为这三章是《论语》中的“灵魂”。对于年长些的孩子，我们则选用了一些优美的短篇散文，如《诫子书》、《归去来辞》、《兰亭集序》等领着孩子诵读。一方面让孩子开眼界，长见识，另一方面，也加深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，由生疏而熟识，进而产生亲切感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选用的是元典原本，不是后世某家的评注本。原因是尽可能地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，而不是被人利用的僵化了、教条了的文本经典。这也是我们对“母语”这一个人人类母体语言文化的更深层次体认。

问7：孩子太小，有些道理不见得能理解，一股脑灌下去，孩子不厌烦吗？效果大吗？

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认识，认为孩子理解了就是学会了。这其实也是一种“功利”的读书，有许多事不是立竿见影式的，而是长期积累渐进式的过程。现代人讲求高效提速，“速食快餐”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显示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，使这个时代越来越浮躁，越来越功利。学识涵养、风度气质是无形的，是长期浸、熏陶、滋养而成的。所以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一口吃成个胖子。故而不能性急，性急则气燥，自然会心浮。

说到孩子的厌烦。我想从自己的实际观察来说，孩子厌烦的是我们不当的教育方法，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孩子不喜欢经典名著。在实践中，我们发现暗示的心理作用非常明显。往往是成人说什么，

就能给孩子一种暗示，于是在潜意识中欣然接受，接下来便会按成人的思维发展。当然其中也许会有几个“另类”，但作为一种“另类”是不被大家认同的，也不受大家重视，所以任其“自生自灭”。比如有的教育专家甚至伟大人物说：“孩子的天性是好动的”。可是我们去观察婴幼儿，也有特别静的时候，也可能盯着一个地方看上几个小时，《大学》之中提出了“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”，强调了后天的学养，回复到先天的道路。“静”是中心、核心，“动”是在“不动”的基础之上而安立的。

问8：“亲近母语”诵读的内容很少有讲解，学生不懂，还愿背诵这些拗口的文章吗？

晋代大文学家陶渊明说过：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，其实，这样做多了几分空闲，多了几分涵泳、反刍的时间。可以这么说：“不求甚解”反而更利于“解”，自己的“证解”。在佛学上有一种说法，认为“知解”也是一种障碍，叫“所知障”。故宗教行者是不作学者型的分析求解的，而是一门心思，全部投入，熟读成诵，以“经”解“经”，前后文互解贯通，而达“桶底脱落”之境，豁然开朗，恍然大悟，收益自在“知少为足”之上了。

其二，讲解也是有一定方法的。经、史合参是一种重要方法。我认为被称得上“经典”的都是有一定的代表性，讲的都是大原则，大方向，可能哲学上的思考较多。但若未经事实证明的原则、理论，往往不容易被人接受。所以用已有的经验来印证“经”的正确性，有助于“经”的理解，也有助于人的接受。所以在诵读过程中，我们主张正音顺句为主，至于理解，则常以小故事来启发学生自己判断、思考。另外，诗、词、曲及一些散文中，用典故很多，一两个典故了解了，这首诗或这篇文也就理解了。中国文化（也可泛指东方文化）的一个特点是重感悟、重意象。“得意而忘言”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，需要在反复语境中涵泳体会。熟读成诵，是我们诵读的基本方法。也许你认为反复读一个内容会枯燥的，但我们对儿童的观察却发现，孩子在学习的时候，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内容，我想只要引导得当，让孩子保持求知的兴趣，他们是会愉快地诵读的，而且记忆的速度会越来越快。

也许你会认为这有点像“小和尚念经——有口无心”，但“有口无心”恰是无意识的记忆，效果是最好的，让人一辈子难忘。已有脑科学家发现长期诵读可使左、右大脑得到深度开发，可帮助孩子

寻找到静定的空间。所以，“不求甚解”和“熟读成诵”是我们诵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，掌握这两个原则可以很轻松的开展经典诵读活动。不信的话，可以试一试，用实践来证明一切。